



# 冰岛渔夫

洛 蒂 著

# 冰 岛 渔 夫

〔法〕洛 蒂 著

弋 沙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Pierre Loti  
PÊCHEUR D'ISLANDE  
Edition Calmann-Lévy, Paris.

## 冰 岛 渔 夫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123,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00

---

书号 10208·146

定价 0.58 元

## 前 言

这是一位并不伟大的作家写的一部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曾以对海的富有魅力的描绘吸引了整个法国和欧洲，它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至今仍以这一特色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容忽视的地位。

小说的作者比埃尔·洛蒂(Pierre Loti)，原名于里安·维欧(Julien Viaud,1850—1923)，生于法国西部夏朗特河口的罗什福尔市。他从小迷恋大海，梦想将来能作为水手周游世界。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从事海上职业达四十二年之久。他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土耳其、塞内加尔、大洋洲、巴基斯坦、波斯、埃及、印度、中国、日本……丰富的阅历触发了他写作的欲望，一八七九年他的处女作《阿姬亚黛》问世，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土耳其风光和塔希提少女对法国军官的痴情，投合了法国公众对异国情调的兴味，也适应了法国当局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于是这位默默无闻的海军上尉一跃而成为文坛上的时髦人物。

在初次成功的鼓舞下，洛蒂源源不断地写出了一系列

小说，如《洛蒂的婚姻》(1880)、《一个非洲骑兵的故事》(1881)、《我的兄弟伊弗》(1883)、《冰岛渔夫》(1889)、《菊子夫人》(1887)、《东方的怪影》(1892)、《拉慕珂》(1897)……随笔《耶路撒冷》(1895)、《走向伊斯法罕》(1904)、《吴哥的进香者》(1911)，以及记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北京的末日》(1902)等。

比埃尔·洛蒂是一位以描写异国风光著称的作家，由于职业提供的便利，他能够见识到和描述出同时代其他作家所不可能描绘的绚丽多彩的景色，给予读者某种新鲜的印象。但同时也由于职业的限制，他对当时法国的社会生活相当隔膜，很少有机会深入观察各阶层的人物，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视野又十分狭窄。他接触较多的，只是他周围那些水兵，那些来自沿海半开化地区的渔民，因而他的作品除了描写海景和渔民生活的《冰岛渔夫》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杰作外，大都思想内容比较贫乏，情节往往离不开个人艳遇。而且由于作者长期在海外军旅中生活，沾染了不少恶劣的习性，作品中处处流露对被压迫民族的轻侮、蔑视，甚至把殖民军的横行霸道和屠杀人民的行为当做英雄业绩歌颂，把为殖民主义政策充当炮灰视为光荣。可是在当时的法国，这类偏见是如此普遍，简直不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缺点，相反地倒很能迎合一般人的猎奇猎艳心理。所以，尽管洛蒂的作品无论社会价值或艺术成就都在他同时代的莫泊桑之下，他却是十九世纪末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而且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官方和民众的一致赞赏。

不过，洛蒂在艺术上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主要是景物描写方面，他具有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才能，特别是他对海的描绘，可以说至今没有第二个法国作家可以与之匹敌。就象二十世纪的圣埃克絮佩里由于本身是飞行员，因而对太空的观察与感受达到了其他作家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一样，比埃尔·洛蒂以他四十余年的海上生涯，获得了描绘大海的绝对的、无可争辩的优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成就，使他有别于那些昙花一现的时髦作家，而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把比埃尔·洛蒂归结为夏多布里盎式的浪漫派作家，称赞他是“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认为他“描绘动的景物和自然界奇异现象的精细和准确”，完全可以“与夏多布里盎媲美”。

实际上，洛蒂的风格比夏多布里盎质朴得多；夏多布里盎即使写景也是强调夸张和虚构的，以致他书中描写的大自然，和真正的自然很少共同之处；洛蒂却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而且，洛蒂从来不堆砌词藻，很少用华丽而夸张的形容词，他的文字平易，几乎全是日常用语，他的词汇简单到近乎贫乏，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竟能用一些极普通的词汇，描绘出大自然的千变万化，而且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

他写海，那可不是一般人在海滨看见的在阳光下蓝得可爱的海，而是性格复杂、喜怒无常、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意愿的海。这海有时温柔娴静，有时凶恶狂暴，

有时严峻阴郁，有时清澈明朗……那雾气弥漫的北方的灰色的海，在一片白色的宁静中仿佛已经僵死，顷刻间又会狂涛大作、巨浪翻滚的海……还有那碧蓝的南方的海，泛着红色波纹的红海……

他写太阳，种种不同状貌的太阳：冰岛夜半时分苍白而阴冷的太阳，赤道线上光华灿烂的血红的太阳，多雨的布列塔尼地区所罕见的光线柔和的太阳……

他写云，写雾，那以各种不同形态运动着的、蕴含着不同意义的云和雾……

还有风，或似低声呻吟，或如野兽般嗥叫的风……还有奇异壮观的海市蜃楼，以及种种变幻无穷的海上奇景……海上一切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一切可能遭遇的意外事故，都在他笔下以一种单纯、朴素的方式，娓娓动听地描述出来。

他的描述是那样精确、逼真，给人以那么亲切的实感，所以有些批评家认为，洛蒂的艺术其实与浪漫主义相去甚远：他的艺术和他那个时代以左拉、莫泊桑为代表的主流文学一样，主要来自直接的观察和精确的描绘，所以实质上仍是一种现实主义艺术。

仅从细节描写的角度，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洛蒂的景物描写较之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带有更多的印象派色彩，他更强调旅行者对外界景物的主观感受，并赋予自然界以人的灵魂，而且总能在不同的瞬间攫住新的意境。不过，现实主义的涵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除细节的

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sup>①</sup> 这却是洛蒂的艺术远远未能达到的。他的作品一片朦胧，整个社会似乎也隐设在烟云寒雾之中，他不能正确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是自觉地回避了这类矛盾，而让他的人物多多少少都停留在半开化的原始状态。

至于洛蒂的气质和性格，无疑是非常浪漫的。和夏多布里盎一样，他的作品的基调永远是无法排遣的痛苦和忧郁。他所从事的职业对他这种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与那变化莫测的大海朝夕相伴，由于经常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之中，他的思想总是被生死无常的念头所缠绕：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命运又是那样的无情，每一个人在今天都难以预料明天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到过无数的国土，见识过各种类型的生活方式，接触到不同肤色、不同面貌的人种，但在这一切形态之下，他却只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将永恒死亡所吞没。他时刻感受到的，只是时间的流逝、人世的空虚和感情的无常。他曾梦想一种永恒的、坚贞不移的、温柔的爱情，实际经验却告诉他，这种感情只能在虚构的故事中寻找，他宣称自己在二十七岁上就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不相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任什么也不爱，没有信仰，也没有希望……”

当然，这种悲观绝望并不能概括他的全部思想。正如

---

<sup>①</sup>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六二页。



夏多布里盎一面表示要逃入美洲的森林，一面又乐于出任外交部长一样，比埃尔·洛蒂也没有当真放弃一切希望和追求。他从事写作，恰是希望留住这不断流逝的人生，尽可能保存一部分自我，而且他也相当善于迎合时势的需要，为自己博取荣名，终于成功地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成为“不朽者”<sup>①</sup>中的一员。

但是洛蒂对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厌恶却是真实的，虽说他从未拒绝文明社会给他提供的一切享受，而且经常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及时行乐——他认为这是一切从事危险职业的人们当然的权利，——但他确实向往原始民族那种粗犷的乡野生活，羡慕那种纯真的、平静的、原始的幸福，他赞赏布列塔尼的渔民、巴斯克的走私贩、塔希提岛上天真无邪的少女……他退休以后果然蛰居在半开化的巴斯克地区，直到去世。

洛蒂喜欢描写荒凉的旷野、静止不动的太阳、浓雾笼罩的大海，单调、沉郁、无限静默的气氛……他喜欢让思想飘浮在一片模糊的境界中，从忧郁的麻木状态中发掘诗意。

显然，洛蒂的忧郁和夏多布里盎的忧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夏多布里盎的痛苦与他旧秩序的依恋及对法国大革命后新秩序的抵触联系在一起，洛蒂的忧郁却主要来自对生死无常的慨叹；夏多布里盎企图从基督教中寻求慰藉，洛蒂却早已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夏多布里盎把

---

<sup>①</sup> 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被称为“不朽者”。

痛苦和忧郁看作自己独有的、因而也是高人一等的感情，洛蒂却把痛苦作为人类的整个生活处境来描绘，他的作品中充满对人类命运的凄婉的叹息，他最优秀的作品《冰岛渔夫》，就是一阙人类命运的哀歌。

《冰岛渔夫》描写布列塔尼北部地区一个勤劳勇敢的航海民族，世代代靠渔业为生，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条件，同时又是吞噬他们生命的无情深渊。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谈情说爱的春天和欢乐活跃的夏天，整个春季和夏季都在焦虑中度过，直到秋季来临，渔船从冰岛返航。然而在冬日的欢聚中，连他们的快乐也是沉重不安的，始终笼罩着一片死亡的阴影。

被海吞噬了子孙的莫昂一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祖母，在七十余岁的高龄还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命运是这样残酷，以致没有必要再怨天尤人，人们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默默地承受一切痛苦；当老奶奶接到最后一个孙儿的死讯时，作者不是首先写她的悲哀、她的眼泪，而是她的麻木：一时间她似乎什么也没明白过来，她已失去了那么多亲人，她甚至把这次死讯和以前的许多次混淆了……

全书着墨最多的人物歌特，作者似乎有意要通过她的遭遇，把受命运播弄的人类的不幸在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出来。这个纯洁而忠诚的少女，经过那么长时间曲折而痛苦的期待，绝望得几乎想要死去，终于云开雾散，扬恩承认爱她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那么诚挚。布列塔尼的春天似乎为

了他俩提前到来，路旁的荆棘竟然异乎寻常地在渔船启航前开出了白色的小花。然而在她的一生中，也就只享受了这唯一的一个爱情的春日，她和她的扬恩也总共只做了六天幸福的夫妻，然后扬恩出发了。她在焦虑而甜蜜期待中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好不容易才盼来了那喧闹、快活的秋天，去冰岛的渔船一只一只地返航了，只是不见扬恩和他的“莱奥波丁娜号”。日子一天天过去，深秋将尽，冬季就要来临，无论她怎样用一切最微弱的希望鼓舞自己，无论她怎样在绝望中挣扎，无论她以怎样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扬恩毕竟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一声猛烈的巨响中，他和海举行了婚礼……

歌特的凄惨遭遇，把全书的悲剧气氛推向了顶点，使读者不能不为冰岛渔民的不幸命运深深叹息。洛蒂是不擅长人物的刻画和心理描写的，歌特应该说是他笔下最成功、最动人的形象之一，虽说和某些大师的手笔相比，这个人物还不算十分深刻和丰满，但感情的确刻画得相当细腻，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关注与同情。除歌特外，这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一些受教育不多的渔民，他们的原型便是舰艇上的那些水手。作者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描写他们，写出了他们的憨厚和淳朴；但他对他们的了解仍是肤浅的，他毕竟没有真正在渔区生活过，不曾真正深入到渔民的社会中，他可以描写布列塔尼的荒原、颓败破落的村庄、阴暗的墙壁和长满苔藓的茅草屋顶，也可以描写室内巨大的壁炉、老式的柜床，还有布列塔尼妇女的特殊装饰——扎得高高的纱制头

中，但他笔下的渔民仍是抽象的，甚至是概念化的——粗野、强壮、勇敢、淳朴，偶尔还喝醉酒，在酒店里唱些俚俗的小调……他的那些渔夫，包括主要人物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内，形象都相当单薄，至多贴上了一些温柔或者骄傲，尊崇爱情或者鄙视爱情之类的个性标签。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弱点，洛蒂却成功地抓住了命运——人和自然的斗争中的命运——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且运用他的全部艺术才能，把这个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应该承认，和夏多布里盎那种自我欣赏的忧郁相比，洛蒂的忧郁毕竟表现出一种对人类悲惨处境的普遍同情，这种为人类命运发出的痛苦呼号，由于对海的神秘莫测的威力的出色描绘，更加震撼了人们的灵魂，触动了人们的心弦，从而给读者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由于他把人所无法控制的海的自然力和渔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海的形象也就具有了生命，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冰岛渔夫》这部小说，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算十分生疏，三十年代，著名翻译家黎烈文先生曾经将它介绍到中国来。黎先生的优美译文，使本书译者得到不少启发与帮助，谨向已故的黎烈文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 第一部

## 一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在一间阴暗的、闻得见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象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出。唯一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散发出混有土制烟斗味的蒸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住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象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似地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

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孔。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面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祝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上戴着一种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或吕尔吕的，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入；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髻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灰色的孩童的眼睛，异常温柔，充满稚气。

由于地方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蜷缩在阴暗的斗室中，却好象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且深的海水的无尽的叹息。挂在壁上的一只铜钟指着十一点，无疑是晚上十一点，贴近天花板，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

他们快活地相互倾诉婚姻大事，但绝无下流的内容。他们谈的是未婚者的结婚计划，或是家乡婚宴上发生的趣事。有时他们一面大笑，一面冒出几句有点过分坦率的关

于爱情享受的暗示。不过在受着这种艰苦磨练的人们看来，爱情总是神圣的，即使赤裸裸地说出来，也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

这时候西尔维斯特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名叫若望（布列塔尼人念成扬恩）的没有下来。

真的，扬恩在哪儿？一直在上面干活吗？为什么不下来参加他们的盛会？

“可是，就要到午夜了。”船长说。

说着，他站起身，用脑袋顶开木盖，从洞口叫唤扬恩。于是一道奇特的亮光从上面泻落下来。

“扬恩！扬恩！……咦，‘人’呢？”

“人”在外面粗鲁地应了一声。

从那暂时半开的洞口透入的亮光是那样苍白，简直象是白天的光。“就要到午夜了”，可这确实象是太阳的光，好象是从极远处被一些神秘的镜子反射过来的薄暮时分的光。

洞口又闭上了，仍旧是黑夜，小吊灯重又闪动着黄色的光辉。大家听见“人”穿着笨重的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他进来了，由于身材奇伟，不得不象大熊似地弓着腰。他一进来就捏着鼻子扮了个鬼脸，因为盐味太刺激了。

他的身材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尺寸，特别是那宽阔的肩膀，平直得象一条木杠；正面看去，双肩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隆起，在手臂上端形成两个球形。他那双褐色的大眼十分灵活，露出鲁莽而高傲的神情。

西尔维斯特伸手搂住扬恩，充满柔情而又孩子气地把  
他拉到自己跟前。西尔维斯特是他未来的妹夫，一直把他  
当大哥哥看待。他也就以一种娇憨的狮子的神情任人爱  
抚，一面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亲切的微笑。

他嘴里安置牙齿的地方似乎比旁人要宽敞，所以牙齿  
有点稀疏，显得非常细小。他金黄色的胡须从来不剪，可也  
不怎么长，在他那轮廓细致优美的嘴唇上面，紧紧地卷成两  
个对称的小髻，然后在两端，在深深凹进的嘴角两边松散开  
来。其余地方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红润的脸颊上只  
有一层新生的绒毛，好象还没让人碰过的水果的绒毛一样。

扬恩坐下以后，大家重新斟酒，还把小见习水手叫来帮  
他们装烟斗、点烟。

这种装烟斗的活计，等于让小水手也来抽上两口。这  
是个强壮的圆脸小家伙，和这些彼此沾亲带故的水手也沾  
点亲；虽说工作也相当繁重，他仍是船上受娇惯的孩子。扬  
恩让他用自己的杯子喝了点酒，就打发他睡觉去了。

然后，大伙又拾起了关于婚姻的重大话题。

“你呢？扬恩，”西尔维斯特问，“你什么时候办喜事？”

“你也不害臊，”船长说，“象你这样大的小伙子，都二十  
七了，还不结婚，姑娘们看见你会怎么想呢？”

扬恩晃了晃他那吓人的宽肩，摆出一副蔑视女人的架  
势。

“我的喜事嘛，晚间办；别的时候也行，这得看情况。”

这位扬恩刚刚服完五年兵役，他在舰队当炮手的时候



学会了法语，还学来一套怀疑派的论调。这时他讲起他最近一次“亲事”，这一次好象持续了半月之久。

那是在南特，同一个歌女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出海归来，带着几分醉意闯进一家剧院。剧院门口有个女人在卖一个路易（即二十法郎）一扎的大花束。他买了一束，并没想清楚要派什么用场，可是一进剧场，他就对准正在台上演唱的女人，使劲把花掷去，——半是突如其来的爱情的表示，半是对他认为涂得太红的那个大玩偶的嘲讽。那女人竟当场被花束击倒；随后她热爱了他将近三个星期。

“在我开拔的时候，”他说，“她甚至把这只金表送给了我。”

为了让大家看看这只表，他象对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玩艺似地，把它随便扔到桌上。

事情是用粗鲁的词句和他独特的形象语言描述出来的，可是对于这些处于太古状态的人们，这种文明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却显得十分不协调，他们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周围大海的深沉的寂静；他们所瞥见的，是从舱顶泻下的给人以北极暮夏之感的午夜之光。

扬恩的这些举止谈吐，使西尔维斯特又惊异又难过。他是个纯洁的孩子，在一种尊重圣礼的环境中由他的老祖母抚育成人。老祖母是普鲁巴拉内乡一个渔民的寡妇。西尔维斯特很小的时候，天天和祖母一起去母亲坟前，跪着作一遍祷告。坟场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远远看见当年使他父亲葬身海底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波涛。祖母和他非